

## 满足婆婆的虚荣心

◎刘亚华

婆婆的几个姐妹来我家聚会,我感觉婆婆吃饭时的样子有些别扭,仔细一看,才发现她是用左手在吃饭。用了几十年的右手,怎么突然换了左手,莫不是左手出了什么毛病?我有些担心,便小声地问她怎么了。她却装作没听见,还是继续夹菜,故意把手伸得老高。老公朝我使了个眼色,我这才明白过来,婆婆用左手吃饭,这是想炫耀她刚买的金镯子,怕磕坏镯子,服务员建议她把镯子戴在了不常用来做事的左手上。

果然,不多一会儿,有个姐妹觉察到了婆婆的新镯子,一个劲儿夸赞镯子漂亮,其他人也随声附和。婆婆眉开眼笑,说这镯子是孩子们买给她的,她本来不想要的,可孩子们不听话,非要给她买。听她这么一说,大家都夸婆婆有福气。婆婆得意洋洋,干脆放下碗筷,把衣袖卷起来,伸出手臂来让大家看。我心里生出一些怨气,竟然爱炫富呢,这不是虚荣心作祟吗!况且她说得一点也不符合事实呀,这买镯子的钱可是她自己出的,我也只是陪她去,帮她挑了一下款式而已。

我喜欢喝豆浆,每天早上都要去外面早餐店买一杯。见我那么爱喝豆浆,老公说干脆买台豆浆机自己打吧。我挑中一款带自动清洗功能的破壁机,黄豆浆、玉米汁、米糊天天轮流着来,不用清洗,省事很多,婆婆开了眼界,直夸这破壁机好用。过了两天,我无意中发现,每天早上婆婆都发个图晒在微信朋友圈,配文:免手洗的破壁机,解放双手真舒服,建议大家买这种。我见了,心里不太舒服,干脆屏蔽了婆婆的朋友圈。

过了一些日子,婆婆的几个姐妹又组织聚会。这一次,婆婆要我开车送她。我心想着,路程也不是很远,就让她打车去。她一会儿说打车费钱,一会儿毫无逻辑地说只有坐我们自己家的车她才不会晕车。我估计婆婆这又是虚荣心作祟,因为我刚换了一辆车呀,那就满足一下她的虚荣心吧,便把婆婆送到了目的地。她的几个姐妹见了,围拢过来,夸我们家新买的车好看,夸我有孝心。婆婆笑得一脸灿烂,那神情,简直就跟彩票中了大奖似的。

我好奇起来,要求老公多讲讲关于婆婆的事。老公说婆婆前些年在农村,公公在外面打工,她一个人既要磨豆腐又要种地,有些不好的邻居还趁机欺负她,她吃了很多苦;她又是外地人,遭受过很多冷眼。现在好不容易生活好过了,她心里美着呢,便想成为别人羡慕的对象,我们应该多理解她。

知道了婆婆的不容易,我更加理解了她,我想,善待婆婆,那就适当满足她的虚荣心吧。

## 保持健康是一种责任

◎朱辉

世,也‘够本’了。还劝啥啊,人生最后时刻,就让她们放飞自我、快乐生活吧!”包括我二哥在内,不少人都持这样的观点。

生活是最好的老师,现实有力批驳了这种错误观点。6年前,父亲因为结肠癌,切除了大部分肠道以及胆囊。人生最后5年,他一直腰间挂着粪袋(造口袋)生活。电视剧《漫长的季节》里,桦钢原保卫科长刑建春卖假车牌为生。被抓时,腰间露出了尿袋,众人都惊着了,原谅了他以往的种种不是。而常年挂个粪袋,可比挂尿袋痛苦多了。

当年经历了大手术之后,父亲感觉时日无多,便不再忌口,也不怎么遵医嘱,准备随心所欲过完最后时刻。但没想到等来的却是漫长的痛苦,5年间,他又新添了腹膜炎等多种疾病。去年病危时,医生说假如插管透析,另外再开一个造口,解决排尿困难,他还可以撑几个月甚至一两年。

现代医学的发展使得死亡变得不那么容易,在病痛折磨中度过几年,甚至十几年的人越来越多。我

曾经也是个不怕死的年轻人,50岁那年突发糖尿病并发症,差点失明。住院时认识了好几个病友,他们壮年失明,这并不影响他们长寿,但余生恐怕难言幸福了。

侥幸没有成为盲人的我切身体验到,相比死亡,带重病长寿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更可怕的事。因为不只自己遭罪,还会拖累身边亲人,拖垮家庭经济。

近几年,我常将自己的这些体会分享给周围的年轻人、老年人,多多少少起到了一点作用。他们或许真不怕死,但都不愿意在病床上度过余生,更不愿意给亲人带来“次生灾害”。

在中国这样一个注重亲情的国家,每个人的健康都不仅仅是自己的事。即便你不怕病痛折磨,总得想想亲人,别让他们极限消耗精力、财力,拖垮各自的幸福生活。

养成健康的生活饮食习惯、积极锻炼身体,不只是为了自己,也是对亲人负责。健康是成年人的一种责任,许多所谓“快意事”,克制住,千万别去做!



## 苛刻话

◎杨汉祥

我在部队当兵时,因谈恋爱处置不当而造成不良影响,最终受到领导严厉批评,提干之事也搁浅。当年年底,我赌气提出退役申请,后来竟然获得批准。

临离开部队前一天晚上,几个留队战友为我办了一场送别宴。酒席上大伙儿见我情绪低落,便轮番给我说着宽慰话。然而,老郭突然指着我的脸说:“你就是一堆糊不上墙的烂泥,谈个恋爱怎么就弄得如此糟糕。这一下你算是从天上跌到了地下,今后在前途上你休想翻身,对象也只能凑合着找……”

他这突如其来的一番话气得我热血上涌,而且一时不知如何应答,只记得我在愤然离席时说了一句:“姓郭的,你不要狗眼看人低,咱们走着瞧。”

因为我在部队有从事新闻报道的经历,回乡后我便找负责宣传的领导毛遂自荐。镇领导虽然

把我留下,但言明试用三个月再做决定。在镇报道组的报酬很低,但我使出浑身解数投入工作。不到三个月,我被国家及省市级新闻媒体录用稿件二十多篇,不久,县委报道组“慕名”将我借去。虽然工作实绩也很明显,但只能算临时工。对此,我没有气馁,两年后终于凭着自己出色的思想表现与工作实绩,被破格录用为国家干部。这一年,我还收获了爱情,与县城一个当教师的姑娘结婚成家。

在区机关,我从办事员干起,一路做到副局长。这期间,尽管常有当年的战友邀我参加聚会,但由于心存对老郭的怨恨,我一概予以回绝。后来,听说老郭从部队营职干部位置上转业回乡,分配在本地一个镇政府任中层干部,看来他现在“混”得还不如我,才去参加了聚会,想趁机“回敬”他一番。

那天,我早早赶到酒店,老郭还没到,几个先来的战友闲聊。老刘

谈到他儿子成绩一向平平,去年夏天竟奇迹般地考上了重点大学,原因竟是班主任见他儿子学习稀里糊涂而且屡教无效,不知为何竟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对他儿子说:“你就是一根朽木,你要是能考上重点大学,我就倒过来当你学生,喊你老师。”在同学们的哄堂大笑中,他儿子涨红了脸说:“到时候我就让你喊我老师。”打那以后,他儿子像换了个人似的,刻苦学习、奋力拼搏,最终获得成功。事后,同学们揶揄着要他去逼班主任喊他老师,而此时他儿子早已醒悟,他说:“不,他是我的恩师,我要一辈子感谢他。”原来,他儿子认识到思想糊涂或意志消沉的人有时候确实需要通过如此“强刺激”才能警醒(当然我不提倡这类言辞)。

此时,我不由得联想到战友老郭当年说的那番“苛刻话”,这对我来说不也是一种独特的震动与鞭策吗?我心中对他多年来的怨恨开始消退,那天,我们战友聚会也格外亲密和谐。